

皇朝經世文四編



禮政 婚禮

士庶昏禮遵制正俗議

李德齋

大清會典云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用執事庶民婦女不得用執事大轎而邑俗庶民迎婦悉用執事大轎此僭而違禮者也
大清通禮云品官婚請期備禮物三品以上羊酒四品以下鵝酒庶人婚請期用鷺夫四品猶僅一鵝而邑俗乃用八鷺八雞此
僭而違禮者也通禮云舅姑饗婦婦退饗婦送者是饗送者必先饗婦而後及耳兩饗亦一日耳且饗婦其儀詳饗送者則略以送
者即布壻席之腰耳腰亦一二人耳
通禮云腰婦家送者而邑俗送者男女十餘人甚至數十人而饗送者肆筵設食必大宴至三
日四日五日之久此奢而違禮者也通禮云謂日壻以贊見婦之父母主人醴壻此亦一日事耳而邑俗壻家必備禮物送婦黨而
婦黨亦各家壻墳必延二十餘日或月餘之久此奢而違禮者也繼自今酌禮俗之宜請期紳士祇雙鵝庶人祇雙鳧迎婦庶人祇
輿送嫁婦女止二人饗送者祇一日婦家壻墳祇三日齊之以禮違則有罰庶幾僭奢之風可革也且邑有不明之女父母因壻
家貧遂聲言請期必備八鷺八雞迎婦必具執事大轎明知其力不能辦而藉此難之以致男年當娶而不得娶女年當嫁而不得
嫁甚至延之多年陰為毀婚之計者良可慨焉誠能以禮為防匪特僭奢可革更能婚姻以時矣斯杜離婚之漸也況邑俗溺女亦
原嫁娶之奢蓋因婦家送者必男女多人非裝奩盛不足為送者先又因壻家饗送者必開筵數日非裝奩盛不足為饗者喜又因
此女異日將送人嫁關美競多服飾必預為求備非裝奩盛不足滿其女意
邑俗送者女客十餘人服飾彼此相形若一人不齊則
則女之服飾無須乎多嫁女亦無慮其難而產女自無庸溺矣斯清溺女之源也惟望民之父母曉之以定制正其習俗教典則民
知禮崇儉則民知義保赤則民知仁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昏禮攝視議

俞正燮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繼紕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壻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按
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為飾盛唐書車服誌云三品以上子假締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
人皆假紵公服百官女家母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授職
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與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云雜職乘馬而
今皆四人舁轎則新婚四人舁轎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甯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壻令遇於

街巷墻二十堵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鬪當得杖忠宣見其容貌矍鑠謹肅體素完準罰放出此百姓遂為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鬪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不利而朝夕咎罵之使不能自存遂緩其事報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官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樞運案具使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為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昉日聞錄楊瑀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此令難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犯難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 大清會典固作宦者所當時時檢讀也

昏問

林伯桐

謹案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二姓不好則不合矣父相攸而歸之婦人謂嫁曰歸內夫家外父母家承父志耳若乃親傳刀於其父之腹而與其子偕老事仇為翁世安有是人乎春秋公羊傳曰禮仇讐不交婚姻穀梁傳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夫嘗仇齊而使主王姬歸齊之禮猶見惡於春秋况所事仇乎穀梁又曰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仇國不可與吾為禮仇家顧可與吾為婚乎其當離婚似無疑義謹對或曰許婚父命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父志也父生而命之於父死而背之乎曰禮有常有變父命適人終身不改常也先婚後讐非父所逆料則變也推父之志必不許事仇推女之心且不共戴天傳曰不若於天者天絕之也不若於人者人絕之也婚姻而相殺不順己甚不絕何為或曰禮婦人不貳斬故夫斬衰而為父期夫則重矣又可離乎曰女子在家從父既嫁而後從夫故在室之女為父三年親迎而女之父死則女反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為處子者安得以既嫁例乎或曰戕女父者壻父耳非壻也曩念此乎曰文姜於魯桓與聞乎弑耳非手刃之也而公羊有曰念母者所害也則曷為於其念母貶不與其念母也母與聞乎殺不許其子念仇與成乎戕獨可使未成婦者念乎或曰昏禮者千古公義也不事仇者私恩也無私恩非孝無公義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在上者主之其可乎曰魯主王姬之昏周王命之而公羊所云以我主書者其意在惡周然則有命之者猶未可公義不謂是也或曰臣子重受命父死矣其離昏安所受乎曰魯莊公娶於齊夫人姜氏入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又况以先人遺體嫁仇人子弟其何以辭於宗廟乎以此義通之其受命有在矣或曰然則雍糾之妻慶舍之女當離乎當死乎曰彼皆為婦人婦也宜有補救之道焉善其道而兩全上也不得而死之無待歸姜女則知有父而已仇讐非所願見也是不同或曰女不死猶可改適乎曰婚未離則壻也婚既離則仇耳雖改適疑無嫌焉尚痛其父之非命而怨此生之不振不事仇亦不它適編素以終身君子必深悼之以為無忘於志也

嫁議

周濟

古人之於夫婦各致其情而未嘗有所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立其經媒氏掌男女之判合奔者不禁所以御其以然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舉多矣情者性之所發也欲者情之所流也上士復性其次用情具下甸欲欲不逐境者情之幾於復性者也下此鮮不移移則情變變則親漸疏真新偽惟其地之相逼也內疏而外偽尤不可以一朝居而又顧惜名分含忍而色容之彼此至忍而互有所不平於是不測之機伏於肘腋之間而其危不可以終日且夫中智以下未有不有所待乎外者也所待待乎外則方其自恃也而固已不足恃矣境過而不居欲賒而不償情匿而弗宣性其殆哉愚以為宜廣妻不唱隨之條設夫絕恩義離異之律以平其情而弭其變曷旌乎節賞人情之所難也難在所賞則不能為其難者在所恕恕則不宜示之罰妾不受夫封為其奔不備禮也而未嘗絕其封於子惟再醮則絕之曾妾之不若是以素封以上莫不醜而強制之是節可以偽為也甚有慮其終不絕父母翁姑之恩而抑逼自戕者非所以矜恤寡弱也愚以再醮之婦宜同妾例絕其封於夫而不絕其封於子俾父母翁姑無所醜而強制焉所全者必多矣苦節之貞仰事俯育積數十年殉夫之烈俄頃而決誠然有所不同戒輕生者因有旌節不旌烈之說然每觀易姓之際有識以上冥嘿捐軀於事未有濟也異代哲王猶將表揚之以激厲風俗至於烈婦則曰爾曷不為其難曷為輕生而殉名是褒自經溝瀆之諒於學士大夫而貴託孤寄命之全才於匹婦也一何其不思之甚也愚以為殉夫之烈凡在喪服以內及服甫除者咸宜旌異於義為宏先王之教至寬也故多所就而少所越拘儒淺識索求瑕疵刻深之論務為申韓所不能加於是驅天下而為偽偽之既成於教固無所越也而其流極將激而生殊異之變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貞女議

何秋濤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平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明文也然則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而除之禮如是而已盧氏守志不奪老歸於壻氏莫米於廟立嗣子撫之若是者女也而執婦道非禮與曰禮之權也賢者之過也聖人嘗許之矣孔子刪詩於邶錄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者抑豈作寡人宣王夫人諱改乎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顧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斯言也則未知其魯詩之說與中壘之祖楚元王受魯詩故毛抑韓詩之說與對馬氏皆疑中壘當治韓詩疑此為韓詩說要以紀貞自此始而首列於經故曰聖人嘗許之矣聖人既已許之則又奚疑曰非議貞婦也乃疑於立後而議耳其疑於立後奈何曰貞婦之夫中殤也其舅為之立子矣既醜而又殤今將為貞婦立子則諸子中無其人也將為立孫焉則未知無服之殤之得立孫否也曰斯事也禮與律異禮無為殤立後之制喪也服小記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曰言為後曰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曰為殤後者為大中子任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為後

此殤者為子也注云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為後令言為後者據已承其處而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云者依其本秩如本例也顧灶皆案曾子問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是殤不立後之確證故小記之為殤後鄭注不以為人後解之此禮也由禮之說非特無服之殤不得立後即貞婦之夫之中殤亦不得立子此為凡為殤者言之也非為貞婦之夫言也制禮者記其常不記其變據其經不據其權故不貞婦婦立之制也律則詳之矣於律已聘未娶息能以女身守制應為其子立後是貞婦之夫雖未婚得立子非他未婚而夫亡者比蓋有貞婦則夫婦之禮具夫婦之禮具則成人也非殤也喪服篇有為夫之姊之長殤之夫之姊有長殤則夫之齒固未冠也即娶矣得不以成人之禮治之乎律若曰為貞婦之夫者不當以殤待之此立子之說見於律者也至於貞婦所立之子復殤則例所謂尋常未婚夫亡者不得概為立後也於此亦有說以通其變乎曰有之例又曰獨子夫亡而族中實昭穆相當可謂其父立繼者亦准為婚未之子立繼曰獨子夫亡非專為貞婦所立之子言而貞婦之子亦在其中曰准為立繼雖不明言若干歲之殤而上中下殤及無服之場皆可立繼之義亦在其中故貞婦之夫之立子以成人之禮治之也經也貞婦之子之立繼不以成人禮治之也重宗也戒系昭穆也權也經權雖殊其本於例則一也夫詩以明風化之原禮以立彝教之則律則經世之大法皆不可背者也聖人之有取乎經婦也於詩既詳於禮義略蓋以未配守貞非恆情所及立為定制則恐因死以傷生則其微言則思緣情以害義故詳著其義於詩而深沒其文於禮使知未婚而夫死者不必一定守制具有能守志固亦聖人之所許後聖有作可援禮以起義之說以昭成憲則亦不患禮之未備也厥愷精矣愚故以為貞婦之立後宜一依律文立子律也有殤子為立孫焉亦不背於律也國家繼絕之典與旌善之義同條共貫恪守之可也若夫子作春秋所紀節女惟紀叔姬宋伯姬二人紀叔姬以待年之廢而始終卒葬詳書於策蓋深嘉之乃將於紀侯去國之後載叔季之歸鄫而先於紀侯去國之前著紀季以鄫入齊之文蓋叔季心乎紀者也不志紀季之以鄫則紀為齊滅疑叔季之無歸矣故書紀季以鄫存紀也幸叔季之有所遷也伯季守節不見傳母不下堂遠人而死春秋書納幣詳錄其禮以殊之今盧氏心乎夫家而具嗣不立將無所適故為立孫以繼之亦春秋之志也疑焉

烈婦議

近例婦人守節年踰五十者得旌未及五十而死守節已踰十年者亦得旌今有夫死而苦志撫孤未及成而殤焉而節婦因之死者其年未及五十也其節未及十年也謂其殉夫而死則非與夫俱死也是得與之旌乎曰於例未有明文義則在所宜旌也夫死而不及死有孤在耳撫孤有成而不死不得責以不死也今以撫孤不成而死是夫死時早有死志矣然則與之以例可乎曰僅子之節則於年例未符且不足以彰其志也為孤而死猶是為夫而死安得而不烈之也

王實仁

節婦說

俞正蒙

禮節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議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為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以罔婦人是無耻之倫也魏誌鍾繇傳云子毓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逆誘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諧傳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夢瑣言云士人女即無改適之禮然宋漢王允讓仁壽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許更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為請使有歸檢禮誌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即許為婚姻熙寧十年詔宗婦非祖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中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尋詔宗女母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是男再娶者等元史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何獨耻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所可矣

喪禮

喪服正等篇

吳嘉賓

服有五具等三也三族相與為主人以三為五相與為親以五為九相與為兄弟而分親昭矣既葬卒哭親者變兄弟除葬而成吉主主人變親者除再葬大祥主人除而喪節辨矣分親以三列喪節以三成然而服亡殺五何也周官司服天子諸侯之凶服有新喪有齊衰有總衰大夫士如以大功小功大功與不杖杖為一等小功與總為一等經曰親者祔不將命以即陳說者曰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傳又曰如何而謂之兄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然則大功上同期小功下同總章章明矣大功者旁治則從父昆弟下治則庶孫外喪則姑姊妹女子子通人者姑姊妹女子子其本固齊也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非父之所為期乎適孫者庶孫非期降乎故大功上同期小功者同姓則從祖之屬異姓則外祖父母同姓因具等異姓以名加皆外喪也故小功下同總先王制禮明內外內之降也不使至乎外因是以為大功焉爾外之知也不使之乎內因是以為小功焉爾服之備五也惟旁治治上止乎三治下止乎三大功小功之加上不以施於祖下不以施於適中不以施於宗子宗婦其故何也凡正體之除喪也必因有事而除三月除以卒哭期以小祥杖期三年以祥禭主人之喪節也凡屬之於主人者皆視焉是服之正等也若夫九月七月五月之喪既葬即歸其官自終其月算而降親者主人疏者以為私隆焉是非服之正等也非服之正等故上不以施於祖下

不以施於適中不以施於宗子宗婦或曰古者三十年為世人壽百上不及高祖下不及元孫服上下設止於三可矣有及之者其服也如之何曰曾祖以上苟有及者皆為之齊衰三月可也曾祖以下苟有及者皆為總可也等之極則通齊衰三月正體之服也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要是也宗子且然況其祖乎總服之末也傳同爰總同爰猶服之元其子孫子故服等之三其道之於無窮然能通乎古制則得矣

喪服改制篇

吳嘉賓

周公之禮未有行於今者也而喪服勵存存之者非後王之所能為也有由然者英人倫具乎是尊卑貴賤親疏長幼內外之交麗乎是嫌疑猶與分爭辨訟之端決乎是故是禮之行缺如而其體存雖然果存乎哉凡喪服之大義三曰父二曰君三曰宗繼周者喪服三變矣漢文帝詔吏民短喪而君之義微唐以後加異姓服有大功袒免而宗之義微明制加子為母婦為舅姑皆斬衰子為庶母期父為長子周衆子皆期而父之義微先王制禮莫敢公譬而顯易之者其散亡廢滅則欲復而不可非可而不欲喪服先王之所由盡心也其書幸詳今枝條節目猶相與牽帥而守之而其大義先變何哉變之者亦非後王之所能為也有由然者也古者君世其國臣世其家相與為一體自戰國並起國無定尊及秦行督責之術民忘君矣且秦人子壯則分出他贅父喪已不行而君喪何為文帝因是以變之爾古者士大夫有廟則有族廟制不立民忘宗矣且自漢以來人君疏骨肉親外親下習化之以為風俗同姓通而易娶異姓私而易合唐之君臣因是以變之爾古者田宅受之君職業受之父士之子既冠傅噐人各從其父嚆學之為子者思在能繼父而已後世職業廢而智力興父子兄弟競為行能不相資稟攝者自求不贖巧者以得為榮民忘父矣士大夫知生我之恩莫知象賢之義皆曰父母何算焉明之制因是以變之爾且夫禮之作由人心生也明乎先王所以與人之心則知禮之不可以損益也矣語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服者恩義合義非恩無以有服恩非義無以有服臣為君服義也有恩焉恩不至徒畏而不愛子為父服恩也有義焉義不至徒愛而不畏臣畏君天也不愛則畏之道不可以久也子愛父天也不畏則愛之道不可以久也故先王為喪祭之禮使臣知愛其君使子知畏其父論喪服者曰緣經哭泣恩之飾也哀痛惻怛愛之情也言愛則母與父固同矣故隆母以敵父隆母之黨以敵父之黨反以莊禮為由於愛之情者為無愛者言之也夫為禮非以盡禮也禮本有徒愛而行者也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父母家之尊也子婦家之卑也尊以嚴卑卑以尊尊雖然家之命父制之而母從焉子妻也而婦從焉貳之則亂故夫妻敵體妻為夫斬衰夫為妻期未有疑焉者也子之服母母是別焉子居父喪時見乎母母服斬與子同受之喪期父釋服矣子自若遂服則何以事父乎故父在為母期家之中居處宮室從乎父飲食養養御從乎父往來交際從乎父父之與物雖小而不行故父服未釋而子即吉者有之矣未有父餘服而子猶行喪者也今也子與父俱自服斬則是與尊者異物也出妻

之子為母庶子為其母不從乎父而自為服君子不尊人之親父命為之焉且家所重者長子事父故出妻之子庶子為父後者皆不得為其母服制於父也古為妾之有子者總眾子為庶母總亦制於父也今為庶母則是從其庶昆弟不從其父父不貴妾子之尊庶母也安從生人道莫親於父母婦人則重承夫重承夫則降其父母而事夫之父母凡親上之服降其夫一等由夫而推也子則夫婦皆親之凡親下之服同具夫由于而推也今夫舅姑與夫同則親上之服當舉同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至於夫婦諸祖父母所進多矣內外之際若是其無等與子天親也婦則異姓也婦人之義事夫而止夫之外未有可以自親者傳曰婦人無二新不能二天也先王之為斬衰使臣以事其君子以事其父妻以事其夫三綱之表也故斬衰至重斬衰之倫多則將不重古者天子謂之王王之號至尊其後列國稱王國猶是也而王之號不尊夫服亦若是焉而已子事父母與婦同何以為親其父母婦同具夫以事舅姑何以為尊夫故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猶斬衰也然而已輕也然則禮為長子斬衰何也曰世之正體也妻子一也妻繫其夫姓夫不繫其妻姓是為附體子以世繫之父父以世繫之長子是為正體長子死當以貽穆附於考父不可不主也主正體者必斬且長子死適孫為祖後祖不服重服則孫莫敢服重服也繼世者當重其世重之則有所授也有所受也不授不受與不繼同後之姓非不繼世也古之繼世者如種樹木木雖大必重其本後之繼世者如種穀定落則根萎夫宗子之義自長子始斬衰之為長子服也義之大者也與君父等焉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先王之喪服不為婦人斬衰者苟焉而已哉男子重其君父又自重其世而後家國之道成婦人卑於男子專為其夫重故男子百世奉其宗廟之道也婦人一世屬其身之道也子為父党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服窮猶為祖免族人不服具宗子以事大祖若是者百世之道也為母之喪三族而止若是者一世之道也昔者黃帝始建萬國封諸子而命以姓遠者傳三千年言世本者必自黃帝始爰及三年為始傳子文王治政仕者世祿蓋繼世之道非於諸侯成於天子施及十人夫非一日之故矣當其始雖天子不能以繼世勞之至也及其後雖士庶人皆得以繼世安之至也其先成於諸侯也天子命之也天子不世無以治天下國不世無以治其國家不世無以治其家治成而上下達有天道焉士未平天子不能世天下禮未詳士大夫不能世其家士平於下禮詳於周先王之制經乎天地今之為喪者蓋略矣民迫於求生不暇哀死親喪無一日之感期大功僅視古兄弟之喪以是而為病則若有不釋然者於是益之益之非能踰禮皆在不及禮爾王者帥天下以嚴父民知大義矣先王之喪服具於人心猶呼而響也不為禮則己為禮安可變哉

服說

楊文紹

喪服之制有親有尊又有降有從有報親也者自吾之所生以及吾之所自生者也尊也者自吾之所貴以及吾貴之所貴者也降也者本吾之所尊所親而有所受者也非吾之所尊所親而從吾之所尊所親服之者從服也吾為人之所尊所親人既親吾而尊

吾於是以前服之者報服也夫吾之所親吾之所尊而於是服焉情也何為而有降也從也報也聖人蓋知後世之必有疏其親離其尊者矣故立之法焉使後人知吾之所尊所親者之所尊親尚不可忽如此也蓋以見吾之所尊所親者之不可忽也使知吾之所親所尊猶有所屈如此也蓋以見我所受於所尊所親者之不容不伸也使知親吾尊吾者之不忍薄如此也蓋以見吾之所尊所親之不忍不厚也且夫聖人亦知哀出於心非可以法求矣然而必為是法者聖人不得已之情也後世之人之不免於疏其親離其尊者聖人之所不能禁也不能禁而不禁是使君臣父子無以相屬也其心雖不能稱吾教而其居處衣服使不敢越吾之法故雖疏其親離其尊者咸得自反而得其尊尊親親之心是故以之哀以哀之心為之負以哀之背為之結以哀之首為之帶以哀之身為之菲以哀之足為之杖以哀之手為之哭泣以哀之聲為之哀之貌為之稽顙躡踊以哀之動為之倚廬苦塊以哀之居處為之饘粥以哀之飲食而於是為之節文以差之虞術練祥以殺之其污也雖情之至勿敢遂也其隆也雖情之哀勿敢懈也夫然後服其服處其居親其聲容飲食而尊尊親親之心油然而生故曰禮有以故興物者此之謂也嗚呼喪禮之不講久矣士大夫家至不識衰經之制其至性者曰惟其戚而已飾於外者何焉嗟乎先王知所哀之也故雖不飾於外猶不廢其尊尊而親親乎而必沾沾焉緣情而盡制者必將有所不得已也古者傳重三年唯適孫為祖耳喪服曰為人後者斬說者曰不言父若祖曾祖可也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孫說者曰如其倫之喪也不言父宗子無父也祖父母如倫之喪則不為所後者傳重加也以此知宗子不孤為其後者不三年也後世尊母如父又尊凡所後者如大宗因以尊當室之服如傳重而加年之喪始廢失其意矣雖然君子之有具服也則思稱其文至於總麻袒免且然而况其為三年者乎乎表叔計伯英遭所後祖母之喪於京師哭泣如禮不以情之輕而殺其文也其明年始克奔以葬詩曰底見素冠兮言喪不可不慎也君既不愆於始矣則具葬之不違於禮也無惑乎於其行也為服說以遺之

勸葬說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皆有定期俗言堪輿之說既擇山水形勢又論年月日時辰轉遷延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喪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可不令人深歎惑邪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者猶有仁者見而殮之也禮未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歸也使未歸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孝子慈孫重先人遺體求其不為虫蟻所蝕風水所侵耕犁所及他日不為道路溝池足矣若論吉凶禍福則地道承天天道福善欲為祖宗墳墓計久遠者惟務積德以自結於天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脩而責效於先人之遺骨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又有兄弟弟愈多牽較愈甚者不知此是自家培植本原之道身外之財可去可來人生大事祇此一節力能獨辦何

第一端論教士各有當盡之本分 一來自西國所傳之教有兩途焉一日耶穌曰天主循其名雖與中國各等教門不無稍異之處而究其實則同一勸善之意於國家毫無所損是以我

朝廷特沛厚恩准西國教士在內地及通商口岸等處設堂

傳教各教士宜如何竭盡其力使人不致生疑而收與人為善之樂乎 二和約條款內載明外國人在華一切悉歸其本國

關照保護與中國無涉愚以為各教士在內地傳教本國官長既不能隨其所居而保護之似不得不求中國官長關照故教

士等務當格外體恤中國官長之難以報懷柔遠人之德 三西教士既在內地於分為客總宜遵主人之禮貌而順主人之

情此天下各國自然之理也 四內地所設之教堂不必盡循西國洋樓之式務須隨地制宜使人不致疑而構怨 五教與

教不同而亦有相同之處教士等務當多傳通行之禮與眾心所服之善自然彼此洽和而民爭執矣

第二端論奉教者各有當盡之本分 一自來傳教者乃西國之人而奉教者則中國之人也推其所以不免相累之處或緣奉教

華人無端受他人之凌辱或因其人倚仗外國權勢欺壓庶民致招眾之怨教士若從中調處代伸其理為民教和好起見誠

無不可然為華人計無論奉教與否皆為中國之民務當守中國之律所為最妥之著 二華人奉教之先主教者當細訪其

行止可收者收之不可收則去之至於耶穌教遵中國規矩至為嚴密從無犯法違律之事儻奉教者敢蹈非幾教堂即令其

迅速出教萬不能有所庇護致礙官長照律治罪之條 三奉教者遇有訟事雖可求教士代為伸懇然教堂不必拘定情面

不分事之巨細理之可否而概為准行惟勸奉教者格外盡心斯為中國良善之民萬不可驕於自大統事官長抗違法令

四朝廷既許各省之民隨意奉教且嚴禁一切欺凌逼迫之事奉教之人即應力行有益於國之事以報朝廷厚待之恩

而勉為良善之民 五奉教者儻被人凌辱逼迫亦應委曲隱忍善為調停萬不可恃其聲勢與地方官譁論使南面者事事棘

手大難為情況傳教係天下第一善舉不惟西國有名有德之人樂於從善亦朝廷所以允行各處教中人不過欲化人一心

向善焉國通風此外別無他意其法莫良於此而願難以不良之舉動奚其可哉

第三端論教士各有所當盡之本分 一民教相安原非一面之舉故奉教者有當盡之本分即教外人亦有當盡之本

分 二奉教者與各教人各不相宜其本分自應各盡其責如奉教者之與西教士其相安之道在於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之意以致不致有相礙之處如西教士之與奉教者其相安之道在於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之意以致不致有相礙之處如西教士之與奉教者其相安之道在於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之意以致不致有相礙之處如西教士之與奉教者其相安之道在於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之意以致不致有相礙之處如西教士之與奉教者其相安之道在於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之意以致不致有相礙之處如西教士之與奉教者其相安之道在於彼此尊重

論民教相安之本

中國無自立之教也久矣儒者之尊孔有名而無實於釋道兩家頗兼容而並包之朝廷未必有優異之文而相安於無事者數十世於茲叢林古剎名山勝地過者知禮焉何於耶穌天主獨否自道咸以來立約保護著為功令而燬教堂仇教士殺教民鉅案層見叠出至匪徒斬木揭竿無不借此為號召之具嗚呼豈忍於波羅門不忍於耶穌教哉蓋中人品類不齊良莠難進一入教中教士例當平待而與以格外之利益彼亦從此肆行無忌華官有保護之責又畏西人之勢焰恆右教而左名教民多冤抑故平日之積嫌漸釀而成大釁火星星以燎原泉涓涓而決防此歷次教案之所以烈其肇端不過如是至去年之亂逆蕩謀叛奸黨濟惡矯詔四出大局搖動各省聞風相應藉快一逞大員主持於上屬吏奉行於下凶礮慘毒尤千古未有之奇禍從前保護之局一律掀翻刺刺天江湖滿地苟非民教積不相能何發之暴也昔者中原有難則空王可遁迹今者內地不靖則摩西首為受殃此中瀆意天亦大可思矣近日各國續請懲辦首自督撫起至州縣止共九十六人幾於無一漏網者以彼昏憤頑固之輩率民仇教獻媚羣中中國既有悔悟之心早應嚴與處分何待西人之指索而西人於政府庸弱之時何施而不可靳靳於為教報復不求所以善其後置濫墜淵變本加厲則各處無賴擬持進教為護符者愈多陵轢孤寡欺侮良懦必更甚於舊日東方專制之政治相沿而未變民既畏官官復懼教重重疊積一為肉魚一為刀俎咄哉有司得毋危人自命耶豈豈何知受虐於官不超受虐於教念嫉又奚以堪夫歐美素以文明著名會教又以勸善為本局不用平等之公理自由之主權遇有民教交涉一以直道為主無少偏袒自能消弭嫌隙於無形之中何為責成牧羊之狼而遽遭其反噬也自今而後地方官吏經此一番懲創不勝其身家性命之憂爵位祿利之慮決無敢再有開罪致蹈前愆故教之得保護於官者易而民之得保護於官者日難為各國者既行此照會其亦兢兢全局毋令隱患之伏循環靡底乎歐洲百有年以前因教起釁而戰爭相尋者時有所聞皆由本國自有教宗而力黜異端今中國於各教咸示以一視同仁之大並行而不悖介蒂之微畧形未化吾願東來傳教之西士無恃官勢以結怨之平民但於入教之人平日慎擇於先有事持平於後是則清教禍之源也

弭教禍論

中國外侮之來大半由於開教國勢為之虛弱國勢為之孱弱向者各省學堂之案少則償銀數千數萬多亦不過數十萬雖唇舌之費文牘之繁而一經了結可雪風流雲散依然星斗滿天故人之視教案尚輕乃風俗日衰人心不靖積而至於拳匪起事以仇教滅洋為詞擾亂北省延及東西釀成古今未有之變於是人始知教禍之不可輕開咸惴惴焉以教案為慮然但知慮而不思有以弭之則風浪雖平於今日安知不再起於將來說者謂拳匪之禍多誤於管庸謬戾之臣現在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斷無有再蹈

機變之事不知 朝廷雖屢下綸音護持保護大小工匠雖洞明利害格遵 諭旨而民心則究難測度以後永無開教之事誰能必之然則必如何而後能免教案乎預禍之策議者紛紛并有為矯情之說者謂西教傳播中華本已愈推愈廣自今以後其勢益張中國欲為自強之計非盡驅逼國之人信彼之教不可否則終難保無齟齬之事一有齟齬則教禍立見小則罄資財大則開戰釁當此國勢疲憊之日何堪再起事端者慮華人不肯入教則宜定法不入教者不准與考不准捐納如是則中國士大夫皆教中人上有好者下必甚不待勸諭驅迫而入教者自蒙自盡入彼教則中外之情不治而自洽又何患有教禍耶噫此特藉端之詞耳朝廷既無此政體人民亦未必樂從然則必如何而可使教禍永寂耶竊以為自來民不和之事其端皆起於細微苟能未雨綢繆亦不難化大為小化小為無保護之法端在地方有司而地方有司之得以保護者非僅恃出差時飭巡查與教士時相晉接也其原端在於治獄夫人不能無鼠牙雀角之爭者情也有所爭而不能不取決於官者勢也民教能偶一涉訟官能秉公斷理則彼此之心自平彼此之心一平則自無嫌隙若執定成見偏袒平民則教民安肯默爾而息或畏教士之勢而偏袒教民雖平一時隱忍不言而積久之怨必發其有不為教禍者幾希是欲護教民而適以是害教也故愚以為保教之法以平獄為第一議說者又謂現在中外強弱懸殊教民恃有護身符地方官即公平理斷而教民恃強不服又將奈何曰所慮地方官之不能公平耳倘能公平則理直氣壯教民不服可以與教士互商西人皆以文明自待傳教又專為宣布道德斷不致私心庇護教民若國於強弱之見譏議教士偏護教民雖圖目前之安終釀成後日之禍是又不可不知者有地方之責者能不以予言為河漢否也

教教禍策

西教之來中國也信者崇而奉之不信者嫉而惡之門戶各分黨同立異開教之案因之層出不窮有道光季年互定訂和好之約朝廷准傳教士入內地宣播鐸音 詔下地方官一律妥為保護於是過二十一行省教堂林立教士之往來傳教者日益多而好事之流依然視若仇讐時時縱火殺人釀成巨患地方官辦理此種案牘務必從嚴行兇之徒則誅殛之被燬之屋則賠償之慘死之人則撫卹之甚有因辦理未洽而錮級去官永不叙用者蓋約章雖僅有保護之語並未逮及肇事後若何懲犯若何償金而朝廷曲示懷柔有不得不加意體卹者彼教士深蒙慶庇亦未嘗不感戴 皇仁乃不謂鉅野之教禍突興德人竟藉口而據膠州灣致 皇上幾費宵旰之憂勞始得言歸於好而膠州灣既失者已不可復得北方鎗鏑無端撥與外人於是有心人之蒿目時艱者無不輾轉踟躕思欲得一策焉以善持其後或曰昔年費池劉芝田中丞出使外洋時曾入覲教皇請派教使來華專理教中之事倘教皇果肯允諾則此後邦交中之關涉教案者皆可與教士和衷商榷不致德法諸國藉護教之名以致平地生波時或借端覬覦是說也固為近似顧普魯士人路得劍與耶穌教後雖與天主教同一昭事上帝而教中規矩則迥乎不同天主教迄今轄自教皇

若耶穌教中之開講福音者並不歸教皇所統率如遇愚民擾及天主教教使固可以調停萬一與耶穌教為難彼教使烏能越俎代庖彌縫其隙哉或曰今當與教士約此後凡赴內地傳教者皆用入教之華人至西教士則僅在通商各口岸設堂不得冒險入內地廣得免異服異言之輩時被鄉愚所侮辱以致闕涉乎邦交曰是更不能不觀各國所立約章乎明明許教士宣教於中華安得阻之使不往彼西人不自顯違天和約即曰有心與彼教為難我恐愚民即不致開罪於教堂而西人已將與師而問罪豈計之得耶然則將何以處之曰處之亦自有其適當開誠布公播告於各國曰中國之地廣矣中國之民亦眾矣各州縣有司雖有保護教堂之責安能日行巡於鄉僻為教中人司扞掇不幸而禍患猝生政府實中心抱歉今宜互訂一時持平之專約此後如有開教案起凡拘犯賠銀諸事一一預先核定繕在約中永遠遵行免致臨時會議至教士亦宜防身遠害切勿故蹈危機當緒寇未平時中英訂立約章第十一款云現在長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約通商餘俟亭婁縣兩邑訂明保護教堂章程十四條本報紀之以供眾覽執筆者逐條細閱詳審周密所謂立法之善當無有過於此矣益於教士之一出一入必有差役護送差役有不教之處責成董保且不獨教士為各國洋人經過不論有照無照即無傳單董保亦一體照章保護不准延緩不准索謝即洋人堅辭護送亦必在後隨節節不懈處處留心如此辦理以後開教之事可斷其必無猶恐董保陽奉陰違勵以獎賞保護洋人及紀功一次一年分別外獎詳請獎勵差役奉公差遣既有工食自無不盡心保護而董保得有獎賞亦無不爭先恐後查中國大員之奉旨馳驛及各省上司之過境地方官小心護送亦不過如此而護送者未必有獎賞華人之待洋人可謂至優極渥嗣後氏教當可相安朝廷自可免教案之累而官長亦可免辦理之難地方官之苦心夫亦可以其諒使各處地方官皆能如是盡心教之出事之後辦理之善不已加人一等乎因書而書其後

轉錄京師新聞彙報所登直省耶穌教士勸諭教民文

直隸省耶穌聖教眾牧師為劉切勸諭事照得接奉藩憲周來函欲教民與平民永久相安同守國律同得國家保護等因奉此查去歲拳匪肇亂教民猝遭奇禍慘苦難言若以常情論之固有憤滿不勝心存報復者而吾會中教友信道有年涵濡有素豈尚有世俗之念橫亘於中乎主曰勿復仇又曰爾遭無因作惡受苦若因為善受苦則無羞愧惟當歸榮於上主耳聖經明訓久在吾人心目之間可知事變之來乃上主試鍊我心使去其渣滓得成純全故雖教外頑錮之徒橫逆相當仍當以善勝惡不可以惡報惡豈有以感化之也且教友等執非食毛踐土之僑子當意為教友者非以弛為民之分更當盡為民之分教中端正之教友必為本國安分之子民若不能遵守國律安能望其遵守主律況國家固教友親族喪亡財產蕩盡業經撫卹周至並治匪首之罪日後自必實力保護若仍有匪徒迫害污蔑亦必從嚴懲處是國家既盡其撫綏吾人宜知自愛也此後教友當益加淬厲勉

作善良不但於 國法無可指摘更能於道理得以純全必如是方合聖經之訓如云在上掌權者即達達上主也又云宜順服掌權者或君王或君王所派懲惡勸善之臣宰爾等若知有假冒教民肆行不法者即告之會中以便稟官懲辦或有不法之徒混入會中欲以教會為遁逃數者更當指明送官弗使有玷教會凡事宜求盡力與眾和睦若不得已與外教有爭訟之事宜聽地方官判斷不存求勝之心倘有不公之處可忍則忍之若果關係甚大宜思善法挽回不可操之過急總之非理犯分之事本為 國法所不容更為教會所禁止當守潔己愛人之訓為奉公守法之民兩釋嫌疑共登和睦庶為教中之忠徒亦不負憲臺之至意也切切特諭

設立教董論

天主教駐京主教樊君履直隸藩司周玉山方伯函牘有擬由各州縣舉教內外董事數人凡遇民教相爭先由董事調處不必遽控之官即既控陳而訊理之時仍以董事調處之言為底本云云不禁躍然而起曰中國教案苟皆若是辦理更何患變端迭起致勝官長之為難哉夫民教相爭其初大抵由疑心而起既入教者疑平民之有鄙更心不入教者疑教民之有桀驁心互相猜疑即互相誹謗於是挖眼剖心之說一唱百和迭起環生而仇隙以成即風波以起迨至釀成鬧教之禍而教民不甘辱侮不得不奮起抵禦固之有謂教堂藏有槍砲圍私奸謀者有謂教士皆間諜之流外洋用以偵國事者而義和拳匪之類更乘之作亂大逞其武洋殺教之心而國事遂糜爛不可收拾卒至議償議卹議懲仇教之匪類議稅從惡之官長甚至星傳西航奉書謝罪何莫非疑之一字釀為厲階哉誠得設董事以理之民教一有齟齬矣抑僅董事即排解其間務使化有為無化大為小焉齟齬不難息即民教永以安雖有匪人當亦無能伺隙而發難程了然更有說焉天下事治之於也然不如弭之於未著董事即因教務而設自必於洋教之來歷與夫教中之規制章程了然於心明白曉暢法當於平日互相解釋遇平民則告以洋人之來傳教係奉教皇及教會之命但期行善無稍異信教中育嬰也茹醫也講書也設塾也無非以泰西之良法補益我華人我華人之信之故教中人所共善我華人而不分良民人亦決不強使遵從我誠何惡於教中人而必反類以相向耶於教民則告以今之籍名開教者皆匪人耳若安仇如友則朝廷既准遠人宣播音決不敢私相仇視且教雖各別情則相通爾等既奉洋教為依歸即當體聖經愛愛之心犯而不校如是則不特良民斷不致視教中人為仇敵即匪類亦必無從藉口而爭端漸息教民自可安枕而無憂豈非一舉而兩全美乎或曰洵如子言法誠善矣然董事之權力有限惟小事可以理之設遇重大事機官吏之案咨嗟董事所能措置焉若請教皇簡派專使來駐京師先與外務部議訂律文專理教中案件遇有教民控告而不准此律以糾斷則過平民控告教民之案亦援此律以定案詞如此則各國得以護教為名遇事向 中朝饒倖事故中朝於教案之茫無頭緒者至此亦可事歸劃免却無數紛

繁若董事則惟責以保護教堂教民無所用其調氏即久彼教皇率以員事甯人為志當亦必無不樂從也則應之曰予之所言不為無見然教皇惟統轄天主教中教士教耶穌教遣使來華議訂教律亦惟天主教中之事得以按律救乎若耶穌教則另有教會以統之教皇斷不能效尸祝之越俎矧茲事重大惟議和金權使者或可奏請施行我輩人微言輕雖有是言終恐難於成就則不若仍主設立董事之說由直隸以推之各省每一州縣例設一董事堂糾察就地調和遇大事則以省董理之事庶以簡而易行目前即不難收其效乎若猶管著設立教董論以貢之維持國是之來來君公

